

第一章

社会进步与斯莫尔韦兹一家

1

“社会进步一直在延续着，”汤姆·斯莫尔韦兹先生说，“这样的进步你几乎难以置信。”

早在空战开始以前斯莫尔韦兹先生就说了上述话。那时他坐在花园尽头的篱笆上，以不置可否的目光眺望班希尔巨大的煤气厂。在群集的煤气表上面出现了三个影子，干瘪的气囊随风摇摆飘动，随之越来越大，越来越圆——原来是南英格兰航空俱乐部在周六下午升空的气球。

“气球每个礼拜六都升空，”邻居牛奶工斯特林格先生说，“可以说就在昨天全伦敦的人都出来看一只气球飘过来，现在整个国家的每个角落都能看到它每周一次的漫游——更确切地说是空中漫步，它已成了煤气公司的救星了。”

“上星期六我的院子里有三桶砂砾扔了下来，”汤姆·斯莫尔韦兹说，“三桶哪！一些植物遭到了摧残，另一些则埋在砂砾里。”

“他们称这些是升天的女士！”

“我想我们必须称之为女士，”斯莫尔韦兹先生说，“但这可不是我想像中的女士形象——在空中飞舞，任意向人们扔砂砾。不管怎么说，我认为这绝不是风姿绰约的女士所做得出的。”

斯特林格先生赞许地点了点头，他们继续朝这些臃肿的庞然大物看了一会儿，表情已由无动于衷变为不以为然了。

汤姆·斯莫尔韦兹先生是个蔬菜水果商，但在气质上更像个园丁。他瘦小的妻子杰西卡照看店铺。他天生是个喜欢安静的人，不幸的是，老天却没为他安排一个宁静的世界。他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着的世界里，而且在有些地方这种变化甚至大得惊人。变革存在于他耕作的土地里，甚至他的花园也只有一个一年的租期。一个委员会声称这不像个花园，倒是个不错的建筑工地，这使得花园的命运蒙上了一层阴影。他接到了通知必须放弃他的花园。在充斥了城市的新事物的地区里，这是最后一块乡村地皮。他竭力安慰自己，竭力想像时来运转时的情景。

“你简直难以想像这种情形会持续下去，”他说。

斯莫尔韦兹先生的老父亲还记得班希尔曾经是肯特郡风光宜人的乡村。那时他为彼得·博恩爵士开车，一直开到五十岁。后来他有点贪杯，开起了公交车，一直到他七十八岁才退休。他时常坐在炉火边，已然是一个萎缩而衰朽的汽车司机，沉湎于对往事的回忆，随时向任何一个不相识的人倾吐心曲。他会向你谈起彼得·博恩爵士消失了的庄园，谈起这位大人物在这里还是乡村时是如何管理的，谈起乡间围猎、路上的马车，谈起现在的煤气厂原先是板球场，也谈起水晶宫如何拔地而起。水晶宫离班希尔六英里，上午在阳光的照

耀下水晶宫熠熠闪亮，而在午后则是晴空映衬下的清澈的蓝色轮廓，晚间则为班希尔所有人提供免费璀璨的光芒。然后铁路出现了，别墅比比皆是。后来又出现了煤气厂、水厂以及黑压压一片工人住宅，下水道，还有由于涸了的奥特布恩河变成的可憎的臭水沟。然后又出现了第二个火车站——班希尔南站，以及越来越多的房子、店铺，更激烈的竞争，厚玻璃板店，寄宿学校，地方税，公共汽车，直达伦敦的有轨电车，自行车，机动车，然后是更多的机动车，还有一所卡内基图书馆。

“你简直难以想像这种情形会继续下去。”汤姆·斯莫尔韦兹先生感叹道，他本人正是在这些奇迹中长大。

但这种情形确实在继续。他在高街尽头保存下来的一间老房子里开了一家水果蔬菜店。从一开始这间店铺就给人一种企图躲避喧嚣的感觉。当他们把高街改建为人行道时，他们把它加高了许多，以至于人们必须下三个台阶才能到他店里。汤姆店里原来只卖一些有限的自产农产品，但社会的进步使得他橱窗里增添了许多新的农副产品，如法国菊芋和茄子，各国各地区的苹果——纽约州苹果，加州苹果，加拿大苹果，新西兰苹果，“光彩夺目的苹果，却没有我们所谓的英国苹果，”汤姆说，还有香蕉，不知名的各类坚果、葡萄、芒果等。

南来北往的机动车马力越来越大，飚飚地疾驰而过，发出难闻的气味；运送煤炭和包裹的以石油作动力的矿车叮当作响，它取代了逐渐消失的马车；机动公共汽车也取代了马拉大车，甚至在晚间运到伦敦去的肯特郡的草莓也以机动车运载，使人感觉到科技进步和石油带来的气息。

于是年少的伯特·斯莫尔韦兹获得了一辆摩托车。

2

有必要解释一下，伯特是斯莫尔韦兹家族中富有进取心的一代。

在我们这个时代，进步和发展势不可挡，这在斯莫尔韦兹家族中得到了更好的体现。在小斯莫尔韦兹长大成人以前，他就有许多出众之处，富有魄力。五岁时他走失了一整天，七岁前差点在新建水厂的水库里淹死，十岁时他的一支货真价实的手枪被一名货真价实的警察收缴了去。他学会了抽烟，但不像汤姆那样用烟斗和包装纸抽，而是买了一包廉价的美国产的英国男孩牌香烟。十二岁以前他的谈吐使他父亲吃惊不小，那时他通过在车站帮人提包裹、兜售班希尔的《每周快报》每周挣三个多先令。他把挣来的钱用来买香烟，也用在各种形式的娱乐上。所有这些丝毫无损于他的读书学习，他小小年纪就已是七年级的学生了。我提这些琐事的目的是使你不会对伯特到底是哪号人产生怀疑。

他比汤姆小六岁，汤姆二十一岁时和三十岁的杰西卡结了婚，那时汤姆试图利用伯特照看水果蔬菜店，但伯特不愿意被人利用。他不喜欢呆在原地不动，当有一篮子货物要他去送时，好游荡的本性不可阻挡地在他内心滋长，只要不让他去送这篮货物，他似乎不在乎它有多重，也不在乎把它送往何处。

整个世界魅力无穷，他为之如痴如醉，以至迷失了方向。有鉴于此，汤姆亲自运送货物，并为伯特寻找雇主，伯特连

续涉猎了许多行业——布商的勤杂工，药剂师的学徒，医生的小听差，煤气装修工帮手，高尔夫球童，最后是自行车修理店的帮手。在这儿他显然找到了他内心渴望已久的进取精神，他的雇主是个雄心勃勃的人，名叫格拉布，他白天把脸弄得黑乎乎的，晚上则打扮得高贵典雅。他梦想开一个想享有特权的连锁店。在伯特看来他是一位完美的英气勃发的绅士。他出租的自行车是整个英格兰南部最脏、最不安全的，所以他得以惊人的干劲与租车的人讨价还价。

他和伯特相处得相当融洽。伯特住在他的店里，几乎成了名特技车手——他能够把正常情况下你我一骑就散架的自行车骑上几英里——事后就开始洗脸，有时甚至清洗脖子，用多余的钱买昂贵的领带、衣领子、香烟，还在班希尔学院听速记课。

他有时也去看看汤姆，对着汤姆和杰西卡侃侃而谈。夫妇俩平时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有一种天然的兴趣，此时他们对伯特的伶牙俐齿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是个弄潮儿，”汤姆说，“他对许多事都很在行。”

“希望他不要懂得太多，”杰西卡则有所保留。

“这是个开拓的时代，”汤姆说，“看到他昨天戴的领带了吗？”

“那领带不适合他戴，汤姆，这是条绅士领带，他戴了看起来很别扭，他的其余穿着也这样，真是不伦不类……”

随后不久伯特得了一套自行车手服装，一顶帽子，一个徽章；他和格拉布一起骑车往返于布赖顿和班希尔——低着头，紧握着自行车把手，驼着背——这显示了斯莫尔韦兹家族敢作敢为的风范。

真是一个开拓的时代！

老斯莫尔韦兹老是坐在炉火边，嘴里念叨着昔日的辉煌；念叨着驾驶马车往返布赖顿的彼得爵士；念叨着彼得爵士的白色大礼帽；念叨着除了在花园里漫步外两脚从不下地的博恩夫人；念叨着在克劳莱举办的职业拳击赛。他聊起了粉红色的猪皮马裤，聊起了围场里的狐狸，这个围场现已用作关押郡政会所管的贫困潦倒的精神病人，他还聊到了博恩夫人的印花布和衬裙。没人理睬他，世界已造就出一类崭新的绅士——这是一位具有最粗野干劲的绅士，他浑身沾满了灰尘和油污，戴着摩托护目镜和时髦的帽子，发出一股熏人的臭味。他像一只獾，总是在路上飞驰，身后留下漫天灰尘和臭气。人们还可以在班希尔看到他的女友，她是一位像吉卜赛人一样质朴而饱经风霜的女士——打扮得像高速行驶的车上运送的草草打点的行李。

伯特就这样长大了，脑海里全是速度和事业。他目前来说是一个半瓶子醋的自行车技师。甚至一辆能加到一百二十马力的赛车也没法满足他的要求，有一阵子他渴望拥有赛车，能在经常烟雾弥漫和交通拥挤的路上每小时跑二十英里，但这个愿望落了空。最后他攒足了钱，机会终于来了。分期付款的办法弥补了他财务上的缺口。一个阳光明媚值得纪念的星期天早晨，他推着一辆新购的车从店里来到公路上，在格拉布的谆谆告诫和帮助下骑了上去，喷喷地吐着烟雾，驶上拥挤的公路，消失在漫天雾霭之中，自觉地给南英格兰地区又增添了一大公害。

“去布赖顿！”老斯莫尔韦兹从蔬菜水果店的窗口凝视着他的小儿子说道，口气中带着自豪和嗔怪。“我像他那么大的

时候从未去过伦敦，从未到过克劳莱以南的地方——从未到过我力所不能及的地方。那时，除了贵族之外，一般人什么地方都不去。现在人人都四处游荡，整个该死的国家好像散了架似的。我怀疑他们能不能回来，真的去布赖顿了！有人想买马吗？”

“你可不能说我也去过布赖顿，爸爸，”汤姆说。

“你也不想去，”杰西卡尖刻地说道，“你不会去那儿逛街花钱的。”

3

伯特一度沉溺于摩托车，以至于他对人们各种新式的娱乐消遣视而不见。他没有觉察到如同自行车一样，摩托车也渐渐销声匿迹，也不再让人觉得惊险刺激。事实上，汤姆是首先注意到这一新趋势的，但他专心经营园艺事业，这使他对天空很留心。他的园子在班希尔煤气厂和水晶宫附近，那里常常有气球升空，升空后不久就有砂砾砸在园子里的土豆上，所有这一切使得他不情愿地意识到一个事实：天空正要发生一些令人心烦意乱的变化。航空领域的首次大规模的发展即将来临。

格拉布和伯特在音乐厅听到了这个消息，而他们看的一部影片让他们对此了解更深。随后伯特读了一本乔治·格里菲思的航空经典《空中叛逆者》，这大大激发了他的想像力，由此航空领域的变化真正占据了他们的心。

起初最明显的方面是天空中气球的数量成倍地增加，班

希尔的上空开始球满为患！特别在周三和周六下午你仰望天空不到一刻钟就会发现一只气球。在一个晴空万里的白天，伯特正骑着摩托车往克罗伊顿方向去，突然他被一个从水晶宫方向升空的巨大、长枕形状的怪物吸引住了，不得不跳下车看个究竟。它像一个长枕头，下面吊着一个稍小的坚硬的筐子，里面装着一个人和一台引擎，引擎前部装有一个飞速旋转的螺旋桨，后部是一把粗帆布做的舵。筐子后面仿佛拖着一个气缸，活像一只机灵的小象拖着一只羞答答的、圆滚滚的大象来到大庭广众之下。这个庞然大物在空中漫游，它离地面约有一千英尺（伯特听到了其引擎的轰鸣），向南方飞去，消失在群山之中。一会儿它小小的蓝色轮廓又出现在东面遥远的空中，在和煦的西南风吹拂下飞速航行，然后又回到水晶宫的诸塔上空，在塔林间盘旋，选好了一个降落处，最后降落了下来，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伯特长叹一声，把头转向摩托车。

这只不过是在天空中出现的一连串奇特现象的开端而已——而后则有圆柱形、锥形、梨形的怪物出现，最后甚至出现了闪闪发亮的铝制怪物。格拉布联想到了金属铠甲，于是觉得这个铝制物该是战争机器了。

随后天空便出现了真正的飞行。

但这次飞行在班希尔却看不到，因为这是在私人场地或者说是封闭地区进行的。格拉布和伯特·斯莫尔韦兹只是在廉价报纸的星期专刊上或通过摄像记录才清楚地了解到此次飞行的真相。但这件事后来传得家喻户晓，以至于如果有人公共场合听到有人以鼓舞人心的语调高声说：“这种事肯定会发生，”他十有八九是在谈论飞行。于是伯特弄了一个盒子

盖，以美观的布告体写下了一行字，格拉布把这行题词嵌在他们店铺的橱窗上：“制造并修理飞机。”这使汤姆很不安——这样开张似乎太随便了点；但大多数邻居以及所有游手好闲的人都赞同此举，认为的确不错。

人人在谈论飞行，人人不厌其烦地说：“这种事肯定会发生，”但事实上还没发生。事情出了差错，飞行器确实飞了；但它们都比空气重，都坠毁了，有时被毁的是引擎，有时飞行员跌得粉身碎骨，通常情况是引擎和飞行员都粉身碎骨。那些起先飞行三、四英里并安全着陆的飞行器到第二次再上天时就一头栽了下来，让人无法相信它们的安全性。微风会使之出危险，近地涡流会使之出危险，飞行员头脑里一闪念也使之出危险。它们自己也无缘无故地就出故障。

格拉布说道：“这些家伙太笨重啦，它们不断往下坠落，直到把它们自己摔得粉身碎骨为止。”

经过两年的期待，这类实验销声匿迹了。公众和报业厌烦了乐观的报道，以及飞行上的成功、灾难、寂静无声这样一个永恒的轮回。飞行事业一蹶不振，甚至放飞气球在某种程度上也销声匿迹了，尽管这依旧是相当受欢迎的运动，尽管气球继续从班希尔煤气厂运送砂砾，然后将砂砾扔在一些人家的草坪上和园子里。至少就飞行而言，汤姆过了六年舒心的日子。但那是一个单轨铁路发展的伟大时代，来自高空的担忧刚刚消除，他又被低空中最紧急的威胁和变革的征候所困扰。

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谈论单轨铁路，但直到布伦南把他发明的有陀螺仪装置的单轨车在皇家学会上展出时，真正的闹剧才算开始。这是 1907 年社交晚会上的头条轰动性新闻。那

间著名的展览室对单轨车的展出来说显得太逼仄了。勇敢的军人、犹太复国主义的头面人物、德高望重的小说家和高贵的夫人们都拥挤在这狭窄的通道，摩肩擦踵，几乎把他们高贵的肋骨都挤断了，为的是一睹铁轨的丰采，哪怕只对铁轨稍稍一瞥，他们就认为自己是万幸了。大发明家阐述了他的发明原理，虽听不太清楚，但很令人信服。随后他把他的未来火车的小模型送上了斜坡，绕过弯路，通过了松弛下垂的电线。它依靠简单的单排轮在单轨上奔驰，一会儿停下、一会儿回转，一会儿又稳稳当当地停住了。在一片雷鸣般的掌声中，它岿然不动，令人叹为观止。观众最后陆续散去，他们谈论着乘坐电缆车可以穿过多长的一个隧道。“假设陀螺仪突然停止了呢！”几乎无人考虑布伦南的单轨铁路能为乘客的安全采取何种措施。

过了几年后他们认识得更清楚了，没人再想要在电缆上乘车穿隧道什么的，单轨正在取代有轨电车线、铁道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机械运动轨道。在地皮便宜的地方单轨就在地面上铺开，在地皮昂贵的地方就铺设高架单轨。单轨上的车辆轻快而便利，四处驰骋。

当老斯莫尔韦兹去世时，汤姆觉得用下面一段话来评价他是再合适不过了：“当他还是个小孩的时候，这地方还没有高过烟囱的东西——那时候空中根本就没有电线！”

老斯莫尔韦兹在他的家乡有了复杂的电缆线网的时候入了土，班希尔不仅成了某种意义上的配电中心——配电公司在旧煤气厂旁边安装了变压器，并建成了一座发电站。这还不算，那里的每个商人，甚至几乎每家每户都安装了电话。

单轨电缆线的铁柱子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这些

巨大的铁柱子像纤细的高架桥，漆成靓丽的蓝绿色。碰巧的是其中一根柱子高架在汤姆家上面，在巨大的柱子下面，他家显得更卑微寒碜；另一根大柱子则刚好屹立于他家园子的角落里，这根柱子还没有完工。柱子上有两块广告牌，一块牌子上是镇静药物的广告。顺便提一下，这些柱子几乎是水平放置的，以引起上面单轨车乘客的注意，这也为汤姆的工具房和蘑菇房提供了很好的屋顶。从布赖顿到黑斯廷的快车没日没夜地在上空呼啸而过——这些车辆又长又宽，又美观，夜幕降临时灯火辉煌。这些车辆在晚间疾驰而过时，摇曳的灯光和隆隆的响声使下面的小巷人家永远处于电闪雷鸣的壮观景象中。

不久一桥飞架英吉利海峡两岸——一些高出海面 150 英尺的巨大的艾菲尔铁塔式的柱子负载着单轨电缆，在海峡中间的柱子架得更高，为的是使往返于伦敦和安特卫普之间的船只以及汉堡——美国航线畅通无阻。

于是沉重的摩托车用的两个轮子——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在单轨上纵横驰骋，不知何故这令汤姆忐忑不安，当首辆车开过他的店铺时他闷闷不乐了好几天……

所有这些运输方面的发展自然把公众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另外，一位水下勘探者，帕特里夏·吉迪小姐在安格尔西岛海岸附近发现了大量的黄金矿藏，这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她先前曾在伦敦大学获得过地质学和矿物学学位，她利用短期休假来鼓吹妇女选举权，之后她便投入到北威尔士含金矿石的研究之中。在研究过程中她突然想到这些礁石有可能在水下出现，她利用阿尔伯特·卡西尼博士发明的水下履带式起重机着手搜集有关资料以证明她的设想。凭借推理和女

性特有的直觉的巧妙结合，她首次下水就找到了黄金，潜入水中三小时后，她把两百吨重的含金矿石带了上来。这些矿石含金量无与伦比，每吨矿石含有十七盎司黄金。但尽管这件事引人入胜，她水下开采过程的来龙去脉尚需按下慢表。现在只谈正是由于随后的物价高涨，人们信心倍增才重新激发了他们对航空的兴趣。

4

最后一个航空热潮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到来了，就像是在一个静谧之夜吹来的一阵微风。人们开始一刻不停地谈论航空飞行了，好像这个话题永远谈不完似的，航空和航空器的图片重又出现在报纸上；各种有关航空的文章和论述大量地刊载在严肃杂志上。人们在单轨列车上谈论着：“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坐上飞机？”新的一批发明家如雨后春笋一夜之间跃然于报纸上，航空俱乐部宣布将在一大片区域举办一次大型航空展，为了举办这次航空展，有关方面将拆除怀特查普区（属伦敦东区）的棚屋。

这股强大的冲击波不久在班希尔地区人们的心头荡起了相应的阵阵涟漪。格拉布将他的航空器模型重新推了出来，在店铺后面的院子里试飞了一下，打碎了十七块玻璃和旁边院子里暖房中的九个花坛。

后来，不知从哪里来的传闻说这个飞行方面的问题已得到解决，飞行的秘密已经揭开。一天下午伯特在纳特菲尔附近的客栈歇息时听到了这个消息，事情是由他的摩托车引起

的。客栈里一位穿卡其服的工程师嘴里叼着一枝烟卷在沉思，他对伯特的摩托车立刻产生了兴趣。这辆车坚如磐石，在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具有某种文物收藏价值。这车使用了将近八个年头了。关于这辆车的讨论过后，这位工程师随即切入了一个新的话题：“我下面想谈一谈飞机的事情，我已受够了公路和铁轨。”

“他们也在谈论这事，”伯特说。

“他们是在谈论，”工程师说，“快要有飞机了。”

“一直都在说快要有飞机了，”伯特说，“眼见为实。”

“飞行时代已为期不远了，”工程师说。

谈话似乎要变成一场友善的争吵了。

“它们已经飞起来了，”工程师坚持己见，“我亲眼看到的。”

“我们都看到过，”伯特说。

“我不是指那些振翅一飞，然后就粉身碎骨的玩意儿，我指那种真正的，安全可靠的，有人操纵的飞机，它们迎风而飞，性能良好，效果奇佳。”

“你不可能见过这种飞机！”

“我见过！在奥尔德肖特。他们对此事守口如瓶，他们做得很对，你想——我国作战部这次可不想让人家抓住把柄啊。”

伯特将信将疑，他又向工程师问了些问题，工程师谈兴很浓。

“他们把近一平方英里的地域圈了起来——这个地域是个峡谷，都是十英尺高的有刺铁丝网，他们在里面搞研究。营地周围有警察巡逻——我们不时地窥探里面的动向。不仅仅

我们在于，还有日本人；你想他们也得到了这种技术——还有德国人！这种事法国人从来是不甘落后的！他们首先制造了装甲舰、潜水艇和各种航船，你想他们也不会在这方面落伍的。”

工程师两腿张开站了起来，若有所思地往烟斗里填烟土，伯特坐在矮墙上，他的摩托车斜靠在墙边。

“战斗打响起来可真有趣，”他说。

“眼下飞行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工程师说道，“当飞行时代的序幕真的拉开时，你会发现人人都在前台——忙于……这样的战斗！我想你大概没有读过这方面的报道吧？”

“读过一点，”伯特答道。

“那好，你注意到那个所谓失踪发明家的著名案子没有？那个发明家在一片舆论炒作中红极一时，进行了一些成功的实验，然后突然销声匿迹了。”

“这我说不准，”伯特说。

“总之我是注意到了，你罗致了某个人，让他在他擅长的领域干出了一番惊人之举，然后他突然失踪了，悄无声息地走了，过后，你再也打听不到他的一点音信。听懂了没有？他们消失了，走人了——音信全无。首先——哦！这是老生常谈了——赖特兄弟在美国搞滑翔试验。他们的飞机滑翔了好多英里，最后他们滑下了历史舞台，这肯定是 1904 年或 1905 年的事，他们销声匿迹了！然后又有一些爱尔兰人——我忘记他们的名字了，人人都说他们驾驶飞机。他们飞走了，我听说他们没死；但也不能说他们还活着，连他们的人影都看不到。然后是那个环绕巴黎飞行，倾覆在塞纳河的家伙。他叫德·布雷是吧？我忘了，尽管出了那次事故，这还是一次

伟大的飞行；但他到哪儿去了？那次事故他没伤着，嗯？他隐藏起来了。”

工程师准备点燃烟斗。

“似乎有一个秘密组织把他控制起来了，”伯特说。

“秘密组织！不！”

工程师划燃了火柴，吸着烟斗，“秘密组织，”他重复着这几个字，嘴里叼着烟斗，火柴根还闪着火焰，“我看更像是作战部。”他扔掉火柴根，踱到摩托车旁。“告诉你，先生，”他说，“没有哪个欧洲或亚洲，或美洲，或非洲的大国目前还不曾暗地里拥有至少一架或两架飞机，货真价实的，能开动的飞机。别忘了还有间谍活动！搞情报，玩弄伎俩以设法弄清其他国家拥有什么秘密武器。告诉你吧，先生，外国人，或者说未被认可的本地人，目前是不准在里德周围四英里以内的范围活动的——更不用说奥尔德肖特的那块圆形地皮以及在高尔韦的实验营地了。”

“好，”伯特说，“不管怎样，我想去看一看其中一个场地。现在姑且相信你的话，眼见为实，我还要亲自去看一看的。”

“你很快会看到的，”工程师说着就把车子开到了路上。

只剩下伯特一人靠着墙，表情严肃，陷入了沉思，帽子戴在后脑勺上，嘴里的烟卷滋滋地燃着。

“如果他所说的一切属实，”伯特自言自语道，“那么我和格拉布就浪费了宝贵的时光了，而且又破坏了温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5

正当与那位工程师神秘的交谈还在伯特·斯莫尔韦兹的耳边回荡的时候，人类历史上震撼人心的一章——航空时代来临了。人们已往老是喋喋不休地谈论划时代的事件；这正是一次划时代的事件。阿尔弗雷德·布特里奇先生驾驶着一台比空气重的高效的机器在格拉斯哥和水晶宫之间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成功飞行——这种可操纵和控制的机器能像鸽子一样轻盈地飞翔。

布特里奇先生总共在空中停留了约九个小时，在此期间他像鸟儿一样惬意而自信地飞翔着。但他的机器既不像鸟，也不像蝴蝶，更没有普通飞机所具有的横向扩展的宽阔双翼。它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只蜜蜂或黄蜂，部分器件飞速地旋转着，给人以一种透明翅膀般的模糊感觉；但另一些器件，包括一双特别弄弯的“鞘翅”——举一个飞行中的甲虫的例子作比喻——一直直挺挺地张开着，中间是一个像蛾那样的又长又圆的躯干，布特里奇先生就跨坐在躯干上，活像他骑在马上姿势。这台机器飞起来发出一种低沉的嗡嗡声，恰似黄蜂在窗棂上发出声音一样，所以这台机器与黄蜂相比不但形似，而且神似。

布特里奇先生使整个世界为之大吃一惊，他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用以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位神秘人物。有人说他来自澳大利亚，有人说他来自美国，还有人说他来自法国南部，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又以讹传讹，说他是一位通

过生产金笔尖和布特里奇自来水笔而积聚一笔可观财富的富商的儿子，但这都是有关布特里奇的种种谬传。尽管他大吹大擂、频频亮相、高视阔步、盛气凌人，但多年来他一直只不过是航空联合会的一名名不见经传的成员而已。终于有一天他写信给伦敦的各大报纸，宣称他计划从水晶宫起飞一台机器，这台机器将无可辩驳地证明困扰飞行的几个突出问题最终已得到解决。没几家报纸刊登他的信，更没有多少人相信他的话。

有一天在皮卡迪利的一家大饭店的台阶上，他因私事而和一位著名的德国音乐家大吵大闹了一场，他想用马鞭抽打这个德国人，因为这件事，他未能如期飞行，不过人们对此并不在意。很少有报纸报道这场争吵，他的名字在报纸也经常拼错。在他还没飞行时，他没有也无法在公众的心里留下什么印象。尽管他到处奔走呼号，只有大约三十个人注意到了他。一个夏天的清晨，大约六点钟的时候，大棚的门终于打开了，（他在大棚里组装了他的机器）——这个大棚靠近水晶宫场地上的那个巨大的大地懒模型——他的那只大虫嗡嗡地飞进了这个冷漠而充满怀疑的世界。

但他还没来得及绕水晶宫诸塔飞行第二圈，他的名声就传开了。睡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的无家可归者被他的飞机发出的嗡嗡声惊醒了，他们发现他绕着纳尔逊纪念柱飞行，十点半左右，他就飞到了伯明翰，震耳欲聋的隆隆声此时在整个国家回荡。他干成了一件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事，他飞得既安全又完美。

他的到来使整个苏格兰惊动了，下午一点他飞到了格拉斯哥。据传这个繁忙而喧闹的工业中心的每个船坞或工厂直